

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纂疏卷二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内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庻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樂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愚謂管笙也籥簫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愚案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旌為王者斿車之所建也又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亦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〇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

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輔氏曰范氏辨孔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以和為主及與民同樂為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之說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蓄育鳥獸之所輔氏曰太宰九職以園圃毓草木藪牧養蕃鳥獸今乃以囿為蓄育鳥獸之所何也觀此章所言及文王靈囿所有與衞獻公之射鴻于囿春秋之書築鹿囿則可知矣況說文又有養獸曰囿之訓乎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輔氏曰文王由方百里起不應有七十里之囿故疑其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傳謂古書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矣然孟子所謂於傳有之者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亦未必其然否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輔氏曰芻謂取草者蕘謂取薪者）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愚謂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關者蓋郊之門）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薰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輔氏曰此說足以盡仁人之心寬洪者仁之量也惻怛者仁之意也仁與物無對一視同仁自不見大小彊弱之異也豈復有較計之私哉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尤更說得仁字體用分曉蓋仁心本無間斷也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語録曰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寛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知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不特是見得利害

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彊皆是道理合恁地○輔氏曰此說足以盡智者之用明義理謂明得吾心義理之原識時勢謂識得在外時勢之輕重唯其知得方能敬以循之是以大國或見侵陵則在我事之之禮自不敢廢若元不知則更論甚敢與不敢所謂不敢廢方始是知之極致也○又曰集註只言義理時勢而已若言利害便流於私欲只要就利避害更不顧義理當如何矣○永嘉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量度之明自知不能敵大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

愚案獯鬻者匈奴之別號

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蔡氏曰案國語史記載越王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夫差欲與之

伍子胥諫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進之嚭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後與范蠡深謀十年而竟滅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輔氏曰即程子所謂天專言之則道也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輔氏曰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事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語錄曰仁者與天爲一智者順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

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輔氏曰自然合理仁之事也與天為一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智之事也與天為二故曰畏天

包含徧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語錄曰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輔氏曰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輔氏曰齊王唯其好勇故但欲辟土地朝秦楚爭地爭城以刈其人民而已故不能知事大之禮又不能行恤小之仁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愚謂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如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愚案密國在今寧州阮國在今涇州共阮地今有共池侵阮徂共蓋侵阮直至共之地也篤厚也祜福也對荅也以荅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輔氏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亶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輔氏曰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

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予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輔氏曰章旨之說語簡意盡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

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輔氏曰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怒乃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情則性之動也但所發有理義血氣之不同發於義理則為性情之正發於血氣則為人欲而不正耳理義血氣是乃天理人慾之分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言人君能與

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輔氏曰此釋有之一字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輔氏曰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皆不知理者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君以民之憂為憂而民亦以君之憂為憂如是則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憂樂皆不以己而以天下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然其慘忻愉怡痾痒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真氏曰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己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

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愚謂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

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

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

也慝惡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

王命也輔氏曰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輔氏曰此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君縣邑之長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

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輔氏曰舊說以亡為喪亡然此四弊相等不應樂酒之弊獨極言其喪國且下文但言荒亡之行耳亦未可便以為喪亡之亡也故集註創為此說當矣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輔氏曰出舍於郊則是欲行上文所謂補行郊野察民之不足而補助之法故下文即言興發倉廩以補不足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愚謂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招舜樂也輔氏曰韶樂蓋極於和樂故取其名以見和樂之意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愚謂徵角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

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輔氏曰尹氏之言平淡有味熟讀而詳玩之自有感發於人心而孟子之意亦無餘藴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

漢時遺址尚在（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云）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輔氏曰此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毀去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愚案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本朝屬鳳翔府蓋箭括嶺也岐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

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輔氏曰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是助法也及周禮則易而為徹聖人之於法度非有所不得已則不應變易之易助為徹雖不可知要必出於不得已若非斯民浸失先公後私之意則必田畯之官漸有急於公而緩於私之失故變其法雖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其以一分饒與民則又變狹而之寛因以寓厚民之意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

之不失其禄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輔氏曰關市譏而不征周禮則關市有征周公之意是必將以抑商賈而歸之農也及其弊也則有為暴之譏焉以此見變法易令之識非易事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輔氏曰澤梁不禁至周禮則山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取之以其時而已○永嘉陳氏曰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孥妻子也惡惡止其

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輔氏曰先王以民為體雖無尺寸之膚不養然於心腹腠理易於傷犯處尤當有以愛護之此又體仁之至而王政之本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愚案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愚謂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還于豳也愚案舜封后稷于邰

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閒公劉始立國於豳之谷豳今邠州三水縣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真氏曰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愚案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大王是公劉之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愚謂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愚謂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

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巳之心以及民也真氏曰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輔氏曰孟子對時君之言其所以充其善而格其非者乃陳善閉邪之事若夫就事論事則是後世不知學者之所為淺暗拘滯徒以激其君而使之拒吾説耳若夫孟子之事則亦勉强做不得須是學到孟子地位能如他知言養氣然後自然有此等功用也至所謂豈不能堯舜其君則亦據理而言之耳其君之聽與不聽用與不用則不可得而必也　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

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輔氏曰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以常情論之則雖若不可為故齊王言之則以為憮而又自以為疾恐不足行王道然以實理言之則是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知言之說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貨

好色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即公劉大王與民同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為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釐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絶世之相反如此集註言此不但賛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釐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夫理而克其欲耳

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

輔氏曰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之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已之心以及夫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已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説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

辨析其精微如此哉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輔氏曰讀之者徒既其文而不究其實則亦不知夫其意之所在故又欲學者體之以心驗之以身真有以見夫豪釐之辨同行異情之實與夫天理人欲界限之不可相入然後識孟子真非曲學阿世之說而已之所以克去私意復歸於禮之端緒亦可得而黙喻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輔氏曰常人之情知人則明自知則暗孟子將以四境之内不治問王故先設此二事以開其明而使之自知其職有不舉也及此

而王不能荅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

有為可知矣輔氏曰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亦自知其曠職為可愧矣然知之非艱行之為艱使齊王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力行之則齊國其庶幾矣今乃不然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志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輔氏曰各勤其任指心而言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事則其身乃安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輔氏曰謂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是也服勤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輔氏曰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輔氏曰齊之為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高大之木亦故國之所宜有但所以為故國者則以其有世臣而非以其有喬木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輔氏曰故國不可無世臣人君不可無親臣今齊王之臣昨日所進而用之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雖親臣亦

無之矣況世臣乎舊說皆以親臣便為世臣故其辭膠轕不分曉集註始分為兩人然後其意明白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也蓋宣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擇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初也宣王資質亦明快易曉者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盖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逺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因國人之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逺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葢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恱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

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輔氏曰左右近臣未必盡賢故其言未可以為信諸大夫則職位尊矣不容有不賢者然猶恐其或有蔽於私也至於舉國之人皆以為然則其論公矣然世又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又必自察之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葢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輔氏曰命有德討有罪二事相反而實相連故因論進退人才而併及於用刑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皆天理人情之至所謂天討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蔡氏曰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語録曰賊仁之罪重

殘義之罪輕仁義都是心之天理仁是根本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不合宜便傷義似手足上傷損一般所傷者小猶可補○又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那紾兄之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輔氏曰賊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而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而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滅絕天理則是殄關其根本傷敗彝倫則是損一害其枝葉此賊仁賊義之害又有輕重之不同也

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輔氏曰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

書曰獨夫紂葢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

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為簒弒之罪也勉建陽人○輔氏曰此事自人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王氏下此數語所以著萬世為人臣者之戒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輔氏曰匠人為

眾工人則工師乃眾工人之師故知其為長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愚謂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趙岐始誤註為二十兩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

國家不如愛玉也　輔氏曰人唯愛玉唯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徇私欲以為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輔氏曰德義則當責成於已遇否則當聽命於天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輔氏曰伐

燕實湣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者後世傳寫之訛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為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

曰張子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豪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

之而無愧哉才有一豪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絶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則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愚謂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以竹為之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輔氏曰趙氏發明得人心天意為一之理亦明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蔡氏曰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愚案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蔡氏曰湯師之所往伐者則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

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執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

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

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

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

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

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

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葢莫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鬬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

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輔氏曰范氏說得君民相與之義甚明且曰穆公不能反已而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辭意深厚最宜詳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閒去

聲

滕國名愚案滕國在漢沛郡公丘縣東南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死守而不

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國而徒欲擇彊者而事之以覬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而苟免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愚案薛國即漢魯國薛縣與滕相密邇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茍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

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輔氏曰勉彊於其所當為者彊為善之事也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期後世之必興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文集曰或請改義字作經字曰義便近權如或可以如此或可以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可易對權字說須改作經字○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法耳○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

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輔氏曰楊氏二條説盡事理而後條尤有補於世教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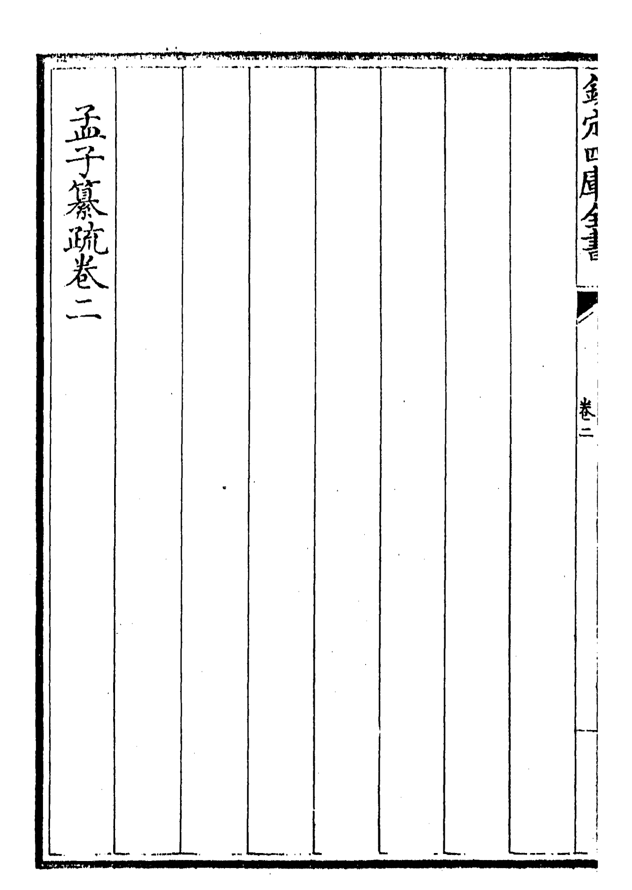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愚謂士爵卑而賤大夫爵尊而貴中庸曰子為士祭以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此祭鼎所以有三與五之異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輔氏曰凡人之行止須有人使之尼之故人多歸咎其使尼之人然在君子觀之則其人之所以行所以止者固自有天命存焉實非是人之所能使所能尼也況孟子之出處實關時運之盛衰然則其所以不遇魯侯者又豈臧倉所能為哉○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輔氏曰章首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



孟子纂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纂疏孟子卷三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金國禮

孟子纂疏卷三

朱子集註　　宋　趙順孫　撰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

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輔氏曰此必是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尚恐孟子不敢以管晏之功自期是全未知孟子也○真氏曰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輔氏曰世衰道微聖賢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有英才美質不過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恱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真氏曰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議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防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

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

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輔氏曰

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 楊氏斷

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

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

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

功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

也管仲之功則詭遇而獲禽耳則是併與功都說了

然案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

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只作一人說則似以子路

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

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

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

耳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　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輔氏曰譬如人自以手反覆此易為耳）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

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愚謂蓋耒耜之屬或云大鋤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愚謂以德行之速乘時勢之易此真有所不難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語錄曰言雖由此而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輔氏曰上章

乃公孫丑設辭以問孟子若當要路於齊國管晏二子之功可復以自許否乎孟子既言二子之功不足為而以齊王猶反手之說告之矣故丑復設辭以問孟子若遂得位以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是亦宜然而不足怪矣其併以王霸為言者丑方聞孟子之說而未能無疑習於世俗之論而不肯遽捨也

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語錄曰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輔氏曰任大謂加齊之卿相責重謂人望以霸王之業凡人氣禀弱小而不知持養者遇事便疑惑恐懼以動其心況任大責重如此其心豈有不動者哉想公孫丑正未免此故以為問蓋疑孟子擔當不去有所疑懼而動心也

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

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或問孟子之不動心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輔氏曰曲禮四十曰彊而仕非道明德立則何以仕哉孔子之不惑則道明之謂也孟子之不動心則德立之謂也唯其不惑然後能不動心也大抵人年四十亦是箇大節指所以使之出仕而夫子亦嘗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陵陽李氏問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萬氏曰集註乃是借彼以明此猶言孔子之不惑亦如此而已今曰孔子不惑亦不疑之謂不疑則自不動矣以不動為聖人之不惑以不惑而後能不動似非所以言聖人恐於集註之意不能無小差也集註不惑章又云於事理之當然

者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既曰無所事守則不動心乃其餘事斯又足以見其道明德立非有次第也黄氏曰李説是也萬之疑過矣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逺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愚案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之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

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賛孟子不動心之難輔氏曰孟賁血氣之勇雖非孟子等倫然時人莫不以賁為難能故丑借以賛孟子不動心之難耳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

難也語錄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捉得定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輔氏曰程子之說本云不動心有道如數子皆中有所主便心不動所謂數子者即併下文黝舍言之黝舍二子其麤厲又非告子比然其心一以必勝為主一以不懼為主故其心亦皆不動以此觀之則程子正意可見不然則如黝舍二子事皆有窒礙說不合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教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愚謂以毳織布曰褐）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輔氏曰以

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亦以其言而知之也其心以必勝夫人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語録曰此是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案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

矣語錄曰此孟施舍譏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輔氏曰黝務敵人謂黝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舍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語錄曰問曾子反求諸己固有可見處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此因孟子說處文義推究亦無事實可指但將其平

日所言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又曰子夏篤信聖人但看他言語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類便見得他有箇緊要定底意思○昭武李氏曰集註以子夏為篤信聖人至曾子則以為明理篤信者特堅守不變之謂於反身處未有以知其盡也若反身而盡則理無不明行無不慊矣黄氏曰子夏未盡反身盖對曾子而言也子夏之學看着聖人篤信而進取之曾子之學只是點檢自身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

或問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黄氏曰北宮黝之勇只要與人鬭故子夏之學似之孟施舍之勇只是要心能不懼故曾子之學似之

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輔氏曰黝務敵人則不屈於外舍專守己則無懼於我是舍之比黝所守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文集曰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愚謂凡物縮之則直衡之則橫古尚

質故冠之吉凶相似而惟直縫之同今尚文故冠之吉凶相反而有橫縫之異　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愚謂古者以皮束棺葢不用鐵故也為直者二為橫者三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　或問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葢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

語錄曰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而以縮不縮為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輔氏曰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以見己之所以不動心亦是如此其意至此已足矣下文則是緣公孫丑反復問難故又説得如此詳盡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語錄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

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又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輔氏曰達字與辭達而已矣之達同言而不能通達乃其所以失也舍置其言謂置其前言而別更為說也若言有所不達而反求其理於心則是因言之失而自累其心也安字與於汝安乎之安同心是蹺扤不安則正失其心之平也力制其心謂硬把定其心也若心有所不安而更求其助於氣則是舍其本而從事於末也此四句乃告子不動心之法蓋告子只就心上整理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以為末節而不理會平居唯恐動着他心故雖義理亦皆以為在外而不敢認為已有程子所謂不知義在內者是也此其所以未四十而能先孟子不

動心也

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於末猶之可也語錄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又曰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

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於內其不可也必矣語錄曰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而無所知覺無以擇乎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又曰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輔氏

曰言心聲也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言有不順理不通達即是心有不順理不通達處也不得於言須就心上理會心正而明則言無不達矣告子反之是因其言之或失於外而遂遺其所以然者於內而不求也是則豈可哉故曰其不可也必矣○永嘉陳氏曰言上有病便是他心上有病當反求諸心可也告子乃言不求於心此是他不知言處孟子與告子正相反故於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所受病之處蓋詖淫邪遁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心之病也因其言之病知其心之病孟子所以為知言　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　輔氏曰以下文氣志之則勿求於氣之說尚未為盡善　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貴於交相養之說觀

徒者也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壹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志即心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語錄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又曰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之。又曰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至此氣亦隨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或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曰持志所以直

其内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語録曰志是最要緊氣亦不可緩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不可不理會故人當敬守其志而又不可不致養其氣○輔氏曰志與氣雖有緩急而實不爭多則兩下皆不可故程子謂帥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内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内也養即無暴也凡氣發得暴者皆失其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是以集義為本而又無正忘助長之病方得其養也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輔氏曰言與心雖有内外心與氣雖有本末而内外本末貴乎交相培養孟子雖不及言上工夫然朱子嘗謂言上亦不可無工夫故程子有言發禁躁

妄内斯静専工夫兩下皆要到然後言順氣平而其心自然不動孟子養氣後面更有許多説話在然其不動心之大略則具見於此其視告子外義而不顧言悖而氣麤䴡硬守定其心而不動者殆不可同年而語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専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語録曰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

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又問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輔氏曰此見丑之有志於學也使其無志于學則聞孟子之言亦漫聽之而已必不能如是問之反覆也

壹專一也

輔氏曰此本程子說但其說以為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此為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末後雖分得好但說一動氣則便動志一動志則便動氣亦太說得輕了至第二說以為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若志專在淫僻則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亦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此却說得好

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

語錄曰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

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

馬

語錄曰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過於猝然不可支吾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是。又曰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如蹶者趨者要如此者是心及其蹶趨則是氣也此其察理精矣

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或問程子之說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輔氏曰什九什一所以極言其多與少耳所以如此說者只是要以志為主工夫須多在志上方可故程子又有說曰志動

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語錄曰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而孟子告之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輔氏曰盡心知至也知性物格也物格知至則凡天下之事過于吾前者其理皆軒豁呈露無所遁情況言心聲也一接乎耳則豈不能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邪

言有是非得失而所以然者則心也心有蔽陷離窮之病則言有詖淫邪遁之失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文集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

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乏而不充乎體唯孟子善養之故復其初而成浩然也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

而不動心也　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胷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輔氏曰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疑惑恐懼等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貼襯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

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末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愚謂心所獨得謂非人所與知有形有聲則有可指之驗惟無形聲之可驗則言語誠有未易形容者矣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叚本如是也

語録曰問集註於剛字下點句何也曰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之間乃其效也。又曰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輔氏曰至大初無限量者謂充塞宇宙而無有邊表之處窮盡之時也至剛不可屈撓者謂堅勁果決雖金石亦透過舉天下萬物不能沮抑之也此乃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人固是稟天地之正氣以生然其間亦不能無盛衰之異此但言其盛者耳其體叚本如是者孟子以至大至剛指

言氣之本相也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語錄曰充塞是遍滿之意○又曰有一毫不滿不足之意則非塞矣○輔氏曰人雖是禀得此氣以生然須是所為凡事合義自反而直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則乃為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如正忘助長以為之害則是氣之體始為無所虧欠而充塞乎天地之中更無有為之間隔者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語錄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

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曰天人一也○又曰敝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通不息一為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以麤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纔被漢王數其十罪便覺沮屈去不得也○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得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欿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盛大之體也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輔氏曰心得其正如大學所謂正心無四者之累則心始得其正矣心得其正則氣之盛大流行者自可見故人當於此際體認取盛大流行則其氣方始無所虧欠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義語錄曰問配字從前只訓作合今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不餒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又曰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自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滚出來朱子謂一滚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滚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又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語錄曰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

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又曰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輔氏曰餒如人之不食而飢餒便覺得其體虛乏而不充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

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茍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語錄曰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為○又曰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養得此氣自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我這氣自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輔氏曰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便是一滚出來之意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語録曰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又曰只是件件要合宜自然積得多。又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輔氏曰集謂積集於此不一而足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語録曰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者謂如纔行得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又曰襲如刼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習工夫者也。又曰猶曰於一事一行之義勇而為之以襲取其氣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文集曰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義則胷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語録曰事事

都要合道理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纔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輔氏曰氣雖可以配道義使之張大無所不達然其養之之始則在乎集義以生之若我之所為事事合義自反而常直則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而浩然之氣自然發生於中也非所謂自然發生於中一句甚要切說得生字分明語錄

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曰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己也。又曰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摶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己有也

慊快也足也

輔氏曰慊是心有所銜之義而此所謂慊者則銜其快與足也

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

輔氏曰氣是集衆義

而生故不可不積若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便不直自反既不直便自不足於心才有不足於心則氣之體便有所不充矣

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

文集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輔氏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便不直心之理便不足氣之體便不充則義之不在外也明矣今告子乃曰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直是將義屏除去更不復以為事只就心上理會則是全然不知此理矣浩然之氣將何自而能生哉

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

語錄曰問外義之意蓋告子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

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輔氏曰告子謂言有所不得於義則當舍置其所言而别更為説若言有所不得而反求於心則是因言之失而自累其心平居唯恐動着他心故雖義亦以為在外而不敢認為己有此即外義之意也　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語錄曰有所事只是集義也。黄氏曰猶言必有所作為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文集曰如言有事於顓臾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預期也文集曰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語錄曰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意古人言正字皆謂必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語錄曰公羊傳云師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彼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輔氏曰正謂預期也勿正謂勿預期也勿正心謂勿以其心預期之

也若大學之所謂正心則謂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累而心體自得其正耳其語意固不同也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語錄曰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為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又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大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又曰是集義中小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輔氏曰必有事焉者謂必以集義為事也勿預期其效者謂勿正也勿忘謂雖以集義為事或心生而未熟或

集義而未多氣雖生而未至於充盛則但當勿忘其所集義之事也勿助長謂不可用意作為以助氣之長也夫養氣固在於集義然其所以集義之節度則又當如是也

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輔氏曰舍之而不耘者是忘其集義之事者也助之長者是預期之而不得乃妄意作為以助氣之長者也然忘其集義之事則氣失其養不能發生而已至於妄有作為以助氣之長則氣反被害將如苗之槁死而後已也苟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

不妄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夫其所謂揠則反以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也蓋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語録曰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愚謂告子之事雖不可詳考然即其以義為外而彊制其心與人辯論則自執己私屢變其說展轉求勝即其狹陋蔽固有害於盛大流行之體亦已多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語錄曰詖是說得一邊長一邊短。又曰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淫放蕩也語錄曰淫者說得周遮浩瀚。輔氏曰放蕩謂無檢說得漸次夸張泛濫去邪邪僻也輔氏曰邪僻謂不正說得一句喝邪乖僻去遁逃避也語錄曰遁如墨者夷之他說愛無差等却又說施由親始楊朱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又遁處却說天下

非拔一毛所能利若人人不拔一毛則天下利矣如佛氏他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這是他遁了○輔氏曰逃避謂走閃說得皆成回互走作去 四者相因言之病也 輔氏曰偏詖則必放蕩放蕩則必邪僻邪僻則必逃避四者相因皆言之病也言形於外故以病言 蔽遮隔也 語錄曰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 陷沉溺也 語錄曰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而不見岸了 離叛去也 輔氏曰叛去謂其心與正理違叛愈去愈遠 窮困屈也 輔氏曰困屈謂其心於理有不通而困躓鬱屈 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 語錄曰問四者相因之說曰詖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有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只管說得闊了支蔓淫溢纔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

正路相離了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又曰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輔氏曰遮隔則必沈溺沈溺則必叛去叛去則必困屈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心存於中故以失言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

輔氏曰此又言言之四病與心之四失表裏又相因也言心聲也故曰人之有言皆本於心蔽則心之初失也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陷離窮之三失皆無之矣。永嘉陳氏曰詖辭之偏詖者由其心之蔽於理辭之淫放者由其心之陷於欲辭之邪僻者由其心之離於道辭之逃遁者由其心之窮屈於義理也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

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輔氏曰此言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略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輔氏曰此言告子之學離本末襍內外而不足以知夫道之實也既不能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則所謂不動心殆亦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而

已矣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語錄曰程子只言高如衆人了便見得衆人與人一般㡳立在堂下如何辨得人長短。問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那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輔氏曰心通乎道謂心與理一則其於天下是非得失真如持權衡於此而輕重分毫之不差蓋不待求而知思而得也至於見識不超出於衆人之上則亦安能辨衆人之曲直邪非親到孟子地位則何能以是言之哉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三山人○輔氏曰林氏之説當矣先儒皆有所不及者蓋惑於兩夫子字而然今以此夫子字為指孟子而言下段夫子字為指孔子而言然後明白無疑也

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輔氏曰大凡非得於心體於身而貌言之其支離蔓行離真失正者固不足論政使偶合於理則亦輕虛浮淺既無沈着痛快之意又無含蓄有餘之味不堪咀嚼不堪涵泳必矣惟冉閔顔

三子者心得之身體之所以言之親切而有味可以涵泳而咀嚼玆其所以為善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其不能哉至於氣則必將見於行事況此章本為當大事不動心而言則夫養氣豈非德行乎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輔氏曰辭命在聖人豈有不能所以如此說者正欲教學者務本耳與論語所謂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同意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或問六子之不同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爾○輔氏曰孟子謂人之有是四體則一體猶一肢具體謂得其全體者宜也夫游夏以文學名子張以高明稱是固

各得聖人之一體矣至於冉閔顏子之德行則具有聖人之全體但養之未至充之未全故未極於廣大耳使其極於廣大則是固聖人天地之德也然此論亦未得為精細蓋冉閔顏子雖皆以德行稱然恐冉閔二子之所至終未及於顏子也至顏子之亞聖則與聖人相去特一間耳　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陵陽李氏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

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耳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暴自棄蓋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要須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愚謂學未至於聖人孟子之心終未慊也觀下文乃所願學孔子則可見矣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輔氏曰自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則伯夷伊尹固不得與之齊等矣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蔡氏曰此見孟子心通乎聖而羣聖人之心所以不約而同者惟在於此故集註以爲根本節目之大者○輔氏曰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非德之盛何以及此此即所謂本根之大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非心得其正而不為外物所動者何以及此此即所謂節目之大者也本根之大不立固無以為節目之正節目之大不正則所謂本根者又豈能至於若是之盛哉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語録曰汙是汙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讀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

其言之可信也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汙下矣高明與汙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汙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近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永嘉陳氏

曰衣於斯食於斯寢且處於斯終身由而不自知夫子之功所以與天長地久雖堯舜不能與也。又曰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　輔氏曰禮者政之本也見人之禮則知其政者遡其末而知其本也樂者德之發也聞人之樂而知其德者因其發而知其藴也大凡者泛言其理實如是也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

夫子之盛也輔氏曰惟其理之如是故我從百世之後以是等差百世之王其政之優劣德之高下莫不盡見無有一人能遁其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愚案牝曰麒牡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鳳凰羽蟲之長愚案雄曰鳳雌曰凰狀如鶴五色而文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

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愚謂三子所論皆以事功言但宰我之所言者帝也子貢之所言者王也有若之所言者聖也此其為不同耳○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輔氏曰學者須是潛心玩索庶幾有得於心若泛然讀過則亦何能有益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輔氏曰力如今人之言事力也蓋生於己之所有而霸者之所有其大者則土地甲兵也假仁者謂己本無是仁心徒以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借夫仁之一二事以圖彊霸之功如齊桓晉文也五霸獨以桓文言者舉其盛者也夫假仁者固不足道然有土地甲兵之力而不借仁以行之則雖霸者之功亦無由可致矣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輔氏曰德謂得於己而不失者也仁則性之所固有也自吾之得於己者推而行之則唯吾之所為生殺予奪闔闢斂散自然無所往而非仁矣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己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己者也己以偽感人以偽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

切而著明也鄒氏名浩毗陵人○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為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修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謂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視董子羙王珷玞之喻荀子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駮諸說皆為優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輔氏曰本天理者常安榮徇人欲者常危辱固天理之自然也好榮而惡辱亦人情

之同然也然心為之宰則以其情而順其理好榮而居仁惡辱而不居不仁者是也心苟不宰則肆其情而咈其理好榮而不居仁惡辱而居不仁者是也夫惡辱而居不仁其為得失是非甚易見也而情性之不治者每陷焉而不自知故以惡濕而居下者曉之夫惡濕而居下此又易見之甚而人未有不知避者故以是曉之而欲其省覺也夫惡辱者義之端也居不仁者不仁不智者之所為也不仁則不足以安其守不智則不足以決其行故徒知惡辱而終不能免辱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輔氏曰彊仁者勇者

之仁勉彊於行仁者也所謂安行利行之事亦自此而造耳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輔氏曰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詳味此意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户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詩傳曰託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賛之以為知道也輔氏曰鴟鴞之詩則周公所作所謂安仁者之事而非彊仁者之所能也故孔子讀之以為知道知道則仁矣詳味思患預防之義則仁之理亦自可識非是心之存者

能之乎。真氏曰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為之備若此今國家閒暇不能修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如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及鴟鴞遠矣為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為般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輔氏曰縱欲則無緣得當乎理偷安則是私心之所為其為不仁甚矣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恱而願

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恱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語録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

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様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輔氏曰此雖是張子以意度言之然觀孟子所論征商自此賤丈夫始之說則知先王之政必是如此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恱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恱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輔氏曰助而不稅則是用助法而不用貢法　周之徹法通用二者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恱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畆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語錄曰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業者罰之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着業而無游手與甚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四者而已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輔氏曰此則是末流之害縱人欲而滅天理者之所為也斯民何其不幸哉虐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輔氏曰奉行天命則謂之天之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者如栽培傾覆推亡固存者是也若湯武者湯武以征伐得天下其迹著故也要之聖人得位者皆能為之故曰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輔氏曰所以極言行王政與不行者之得失使後之人君知所警勵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錄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飯甑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别無可勾當只得生物不似得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如云天命豈是諄諄然命之所謂為心亦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是會磨出這物事○又曰天包著地别無所作為只知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句難故著箇以生物為心○又曰天地生物自是温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

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真氏曰天地造物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旣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

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輔氏曰孟子言先王如此則便見得衆人不能如此集註又發明衆人之所以不能然之故與夫先王之所以能然之由使學者得以致知而力行也夫人皆有是不忍人之心惟學然後能知之衆人是指不知學者故言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所以不能察其端緒而推廣之於政事之間先王則指聖人也聖人更不言察識推廣之事但言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此亦可見聖人之忠恕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體用兼備而天下雖大皆在吾性分之中治之固為近且易耳。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内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語錄曰惻是初頭子隱是痛輔氏曰怵然惕然皆是其心驚懼而念起之意緣其卒乍而見故其心有所驚懼而動也惻傷之切者謂傷之切於己也隱痛之深者謂痛之發於理也始也怵惕中也隱痛自淺而深也此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亦可謂善於形容者

矣○蔡氏曰惻者傷其失仁於外也隱者痛其失仁而不忍於中也内結要求聲名也語録曰是惡其被不救之名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語録曰方其乍見時也着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文集曰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来如此○又曰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是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内外之别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語録曰腔子只是此心内虚處○又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曰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些血出也便痛故

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少間隔癢痾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少不通處便是被些私意隔了。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之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遍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闕也黄氏曰極是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輔氏曰謝氏要人識得此箇真心學者先識得此心然後有進步處非思而得非勉

而中所以言天理自然之妙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所以言人欲造作之私○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語録曰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

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蔡氏曰羞者以其非義而耻之於内也惡者以其非義而憎之於外也辭者以其非禮而不受於己也讓者以其非禮而還之於人也是者以其善之未分而是之也非者以其惡之未分而非之也○又曰每端兩字有内外人己之分惟是非一端則兩字皆在内而照乎外蓋仁義禮皆在内而外接乎物惟智則獨在内而外照乎物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黄氏曰暴虐狠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耻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誇傲很凌物則無復辭讓

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具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遜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又曰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文集曰性非有物只

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辭遜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

心統性情者也

文集曰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貫之。語錄曰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所發之名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來性不是別有一箇物在心裏此心具此性情。又曰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卻似包著這性情在裏面。又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又曰統猶兼也。又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

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又曰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又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又曰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為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又曰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心統情○黄氏曰統字兼兩義有訓總字者有訓主字者非性情之外别有心只是總性情而謂之心心雖便是性情然又能為性情之主宰故兼此兩義而

謂之統也。陳氏曰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性情而為之主也

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文集曰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輔氏曰緒謂頭緒也因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發而仁義禮智本然之性可得而見譬猶有物在中而其頭緒見於外也。陳氏曰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又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蔡氏曰性不可見以其初發之端緒而見其性之本然。永嘉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輔氏曰人所必有應上明其必有之說物欲蔽之應上物欲害之之說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語録曰擴是脹開充是放滿。又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　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語錄曰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又曰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治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又曰日新又新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内無難保者不能充之

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愚謂足以保四海極其遠而言之也不足以保妻子極其近而言之也○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黄氏曰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心之用也人禀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也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天下之人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既啓以孺子入井之

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絕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輔氏曰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以子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充廣於其後之意也○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輔氏曰程子之說乃為仁由己之意熟玩之自有以啓人進德之誠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語錄曰信是誠

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與禮智皆然。黄氏曰仁義禮智莫非實理之所為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其中矣。永嘉陳氏曰信者實有此者也四端不得信則不成四端

愚案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語錄曰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宫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永嘉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

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函甲也愚謂函之為義取其能包裹人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

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語錄曰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又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輔氏曰五性皆是天之賦與於人者故曰良貴謂天所予我自然之貴也貴字正對爵字而言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横流而無止

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又曰仁者天理之本然無人欲之阽危人當常居其中而不可有須臾之離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輔氏曰莫之禦而不仁則是自不為之耳。真氏曰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通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仁則不智而下句只言不智者蒙上句故不必言也既頑然不覺又懵然無知則自然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自修兩字雖出大學而集註於此下此二字極有意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周子名惇頤春

陵人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輔氏曰周子是反説程子是順説亦可謂百世之師者一以言喜得聞其過而改之則必能全天之所以予我者而階之以為聖為賢故可以為百世之師一以見能勇於自修如此者實難其人故可以為百世之師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修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輔氏曰舜禹雖皆是聖人然禹則學而知者舜則生而知者故亦不無大小之別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己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或問善與人同曰善

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别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葢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葢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忘私順理而已非謂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彊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閒如此耳。輔氏曰此兩句乃是善與人同之條目凡人之情己有不善則必有係吝而不能舍以從人人之有善則雖欲勉彊而不能取之於己是皆不能以善為天下公共底道理而各自以為私故唯大舜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故己或未善則無一毫係吝之私而脫然舍

以從人人之有善則不用一毫勉彊之意而樂然取之於己如是則通天下唯善之同而初無在己在人之異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愚案歷山在河東陶于河濵愚案濟陰定陶西南有陶丘亭漁于雷澤愚案雷夏兖州澤在濟陰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

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乃是助人之為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輔氏曰聖賢云者兼子路禹舜之事而言之也三人者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使子路而有彼此之間則於人告其有過之時未必不以為詆訐而惡之矣尚何喜之有哉惟有樂善之誠無彼此之間故在人之善有以裕於己無非取於人者是也在己之善有以

及於人是與人為善者是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污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

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語錄曰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又曰動作切切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卻是重。輔氏曰如此解屑字方說得夷惠之意出先儒多解屑為輕者不盡其義也詩所謂不屑髢也者亦是此意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語錄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汙己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問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不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曰然○又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又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

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語錄曰問不恭是處已如此是待人如此曰是待人如此蓋其玩世視他人如無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語錄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又曰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究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

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輔氏曰由清和而至於聖則是造乎至極之地也然其初不能無偏故其終不免有弊君子不由者謂於理有不可由也詳味二子之行則所謂窄狹與簡慢者見矣○永嘉陳氏曰夷惠皆絶德而不合中庸故好處直是可學弊處却不當學

孟子纂疏卷三